

夏丕尊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白马湖之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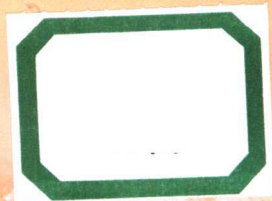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夏丏尊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白马湖之冬



现代名家经典

现代名家经典

## 前 言

夏丏尊先生称自己的文章为“杂文”，其“杂”字取“混合、掺糅”之意，杂文则并非今天我们所说的偏重议论的那种文体，而更近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杂文”概念的陈述；多种性质的文体放在一起，即夏先生所说：“有评论，有小说，有随笔”，而且“评论不像评论，小说不像小说，随笔不像随笔”。

那么是什么呢？我想，可以称作是一个将毕生献给文化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在繁忙、不安定的生活中随手所做的笔记吧。这样的文字最能真切地将夏先生的品行为人勾勒出来，也将一个多事之秋的近现代中国和一代人虽经苦难却始终不甘沉沦，追求自由、尊严的精神历程呈现在读者面前。

夏丏尊先生 22 岁起便在中学任教，但他从未有过一张学业文凭。虽然几度进入学校学习，还曾留学日本，都因现实所迫中途辍学。可就是这样一位资历全无的老师，却得到了学生和同事们的尊敬。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夏先生的人品；二是他的学问。前者从文集中所选的《紧张气氛的回忆》等文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民国元年，学校中习惯把老师分为教员与职员两种。教员教书，职员管理杂务，包括任舍监。由于待遇低，又得不到学生的尊重，浙江一师的一位舍监愤然离职。虽然听说过有的同行在学校被学生侮辱后抑郁而死，正在该校任教的夏先生还是挺身而出，接任了此职。他早起晚睡，以坦率的态度对学生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开始还被调皮的学生背后称作“阎罗”、“鬼王”、“慧大”、“木瓜”，渐渐地便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一做便是七八年，被时人称作“妈妈的教育”。夏先生曾说：“平的就是大的。”他在学界总是以平常心做平常事，无论怎样不如意都极尽微薄之力，在“平”中寓“大”，这样的一颗心是不会得不到理解的。同在湖南一师和先生有过共事的毛泽东在北伐时也曾对人赞颂他的人格。关于夏先生的学问，叶圣陶在回忆夏先生时说，他非常好学，而且学习态度完全是非功利的，从没想将来自己要成名成家，只是想通过学习充实自己的生活，做好本分的工作。这样的精神是学习的最佳境界，难怪朋友们都说他学无止境，知识广博。

为人平实，为文亦如此。夏丏尊先生的文章不留修饰的浮华，语调平和、质朴，用词严谨、准确。大约是多年教书生涯之故，行文中非常强调条理，崇尚理性的同时又不失情趣，文风正气、坦然，可以从中想见他廉直、耿介的性情，令人在阅读时不禁肃然起敬。

夏先生说自己“不配做文人”，因为“在文学上不大努力，写的东西不多”，其中有自谦、自勉，也有自责。在《长闲》一文中，他描述了一位立志写作，隐居乡疇的文人贪恋生活的乐趣，总不能勤奋著书的尴尬。其描述之精微准确，真比得上一篇心理小说，也让人联想到许多“述而不作”的知识分子。恐怕夏先生也有此嫌，要不怎么会写得这样入木三分。与《长闲》属同一类的还有《怯弱者》、《流一弹》等。窃以为这是先生最精彩的作品，有小说的笔法，却又毫不精雕细琢、故弄玄虚，文中的平实道来，文外的尽可想像。其次是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猫》、《闻歌有感》、《一个追忆》、《钢铁假山》、《试炼》等叙事作品，及偏重抒情的《白马湖之冬》、《春的欢悦与感伤》及《日本的障子》，从后者中可以看出夏先生对生活率直的热爱之情。

但是生活对善良的人们总是苛求的。社会的现实不容人逃避。而为人之师的夏先生每看到自己的学生为生存、为理想苦苦挣扎的时候，心中更是焦灼不安。当学生夏某在校自杀时，先生悲愤万分地说：“夏君的死，我们是该负责的。”于是，他拿起笔，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倾泻而下，不为声名，不为稻粮，只求对孩子们有所帮助。这些便是他的议论随感。今天的读者重读这些文章，如果不了解夏先生的初衷也就无法溶入文章，理解它们的价值，体悟当中包含的一片苦心。虽然他也清楚地知道用口舌感化学生是件自不量力的事，而且未见得效果很好，这里面有教师的悲哀。这些矛盾也渗透在夏先生的文章中，但这反而增添了其中的韵味。大约因为人生时时处处都有矛盾，只有坦露矛盾才是真实的。

## 目 录

---

1

## 目 录

前 言 .....	郑 实 1
学斋随想录 .....	1
教育的背景 .....	3
一九一九年的回顾 .....	9
汉字所表现的女性的地位 .....	12
并存和折中 .....	15
中国的实用主义 .....	19
读书与冥想 .....	24
“无奈” .....	29
《子恺漫画》序 .....	31
怯弱者 .....	35

闻歌有感.....	46
长闲.....	52
猫.....	59
白采.....	67
文艺随笔.....	70
知识阶级的命运.....	74
对了米莱的《晚钟》.....	84
关于《倪焕之》.....	92
谈吃.....	96
《续爱的教育》译者序.....	100
致文学青年.....	102
我的中学生时代.....	105
其实何曾突然.....	112
人所能忍受的温度.....	114
新年的梦想.....	116
命相家.....	118
文学的力量.....	123
原始的媒妁.....	128
光复杂忆.....	130
白马湖之冬.....	132
紧张气氛的回忆.....	135
春的欢悦与感伤.....	138
一个追忆.....	140
一种默契.....	143
良乡栗子.....	145

## 目 录

3

中年人的寂寞 .....	148
两个家 .....	151
送殡的归途 .....	155
钢铁假山 .....	157
试炼 .....	160
幽默的叫卖声 .....	163
阮玲玉的死 .....	165
读诗偶感 .....	169
坪内逍遥 .....	172
早老者的忏悔 .....	176
整理好了的箱子 .....	179
《平屋杂文》自序 .....	182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	184
日本的障子 .....	187
流弹 .....	190
鲁迅翁杂忆 .....	203
弘一法师之出家 .....	207
弘一大师的遗书 .....	213
休晚晴老人 .....	216
读《清明前后》 .....	219
“你须知道自己” .....	225
悼一个自杀的中学生 .....	232
恭祝快乐 .....	240
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 .....	242



## 学斋随想录

吾人于专门职业以外，当有多方之趣味。军人只知军人之事，商人只知商人之事，彼此谈话至无共通适当之材料，其苦何堪？为将来之教师者宜注意及之。酱之只有酱气者，必非善酱；肉之只有肉气者，必非善肉；教师之只有教师气者，必非善教师也。

\*

福有重至，祸不单行。富者安坐而资入，购物多而价自贱。贫者辛苦所得，反为捐税等所夺。优等生受教师之奖励，勤勉益力。劣等生受教师之呵责，志气愈消。天下不平之事孰甚于斯？耶稣有言曰：有者被赐，无有者并须夺其所有。

\*

斯世无限之烦恼，可藉美以求暂时之解脱。见佳景美画，闻幽乐良曲，有遑忆名利恩怨者否？

\*

人之虚伪心竟到处跋扈，普通学生之作文亦全篇谎言。尝见某小学学生之《西湖游记》，大用携酒赋诗等修饰，阅之几欲喷饭。其师以雅驯，密密加圈。实则现在一般之文学，几无不用“白发三千丈”的笔法。循此以往，文字将失信用，在现世将彼此误解，于后世将不足征信。矫此颓风者，舍吾辈而谁？

原载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志》第一号

(1913年)

# 教育的背景

不论绘画戏剧小说，凡是一种艺术，大概都应当有背景。背景就是将事物的情况烘托显现出来，叫人不但看见事物，并且在事物以外，受着别种感动刺激的一种周围的景象。事物的好坏，不是单独可以判定的，必须摆入一种背景的当中，方才可以认得它的真相，了解它的意义。所以在艺术上，这个背景很有重要的位置。

中国人一向不大讲究背景：画地是白的；戏剧里面的开门关门，光是用手装一个样子；车子只有两扇旗子，骑马也只是一支马鞭就算了。近来虽已经加了布景，但是不管戏情，用来用去，总是这几种老样式，也可算不讲究背景的证据了。至于古来的诗词，却颇多用背景的。用了背景，就添出许多的情趣。譬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

还”，这可算得最悲壮的文字了。但是离开了第一句，便失却它悲壮的意味，因为第一句就是第二句的背景的缘故。其余如“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等许多好文章，也都可以用这个道理来说明它的好处。

从此看来，背景差不多可算艺术的生命了。教育从一种意义说也是一种艺术，主张这一说的人近来很多。就是当初将教育组成为一种科学的海尔把尔脱也有这个意见：也应当有背景。没有背景的艺术不能叫做艺术。没有背景的教育也不能叫作教育。

什么叫做教育的背景？这个问题可分几层解释。

第一、我们所行的教育是人的教育，当然应当用人来做背景。人究竟是个什么？这原是最古的疑问，到现在还没有十分解决。原来人有两种方面：一种是动物的方面，就是肉的方面；一种是理性的方面，就是灵的方面。古今东西的哲人都从这两方面来解释人。因为注重的地方不同，就生出种种的意见来了。西洋史上显然有这两个潮流：希腊及罗马初期的人注重肉的方面；基督教徒注重灵的方面，就是前一潮流的反动。这两种主张彼此冲突，结果就变了宗教战争。文艺复兴以后到十九世纪，就是主肉主义全盛的时代，近来学者大概主张灵肉一致了。这个灵肉一致，在中国却是已经有过的思想。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灵肉一致的状态。

这个人字的解释将来不知还要如何变迁，现在的理想大概是灵肉一致了。所以我们看人不可看得太高，也不可看得太低。进化论一派的学者说人不过为生物的一种，这样看人未免太低。但是用一般所说的人为万物之灵、可以支配一切的看法来看人，也未免看得太高。这两种都不是

人的真相。人原本是两面兼有的：一面有肉欲的本能，一面还有理性的本能；一面有利己的倾向，一面还有利他的倾向；一面有服从的命运，一面还有自由的要求。这两方面使他调和一致，不生冲突，这就是近代人的理想。近代伦理学上主张自我实现，教育上主张调和发达，也无非想满足这个要求。“不管学生将来入何等职业，先使他成为一个人。”卢骚这句话说在百年以前，到现在还是真理。现在普通教育中所列的科目，都是养成人的材料，不是教育之目的物，也不是学问。地理是从面的方面解释人生的，历史是从直的方面解释人生的，数学是锻炼人的头脑的，理科是说明人的周围及人与自然界之关系的，语言文字是了解人与人的思想的，体操是锻炼人的身体意志的，其他像手工农业等，虽似乎有点带着职业的色彩，但是在普通教育中，仍是注重陶冶品性的一面。总之，现在普通教育上所列的科目，除了以人为背景以外，完全是毫无意义的。若当作教育之目的物看，当作学问看，那就大错了。

我们中国办学已经二十年光景，这个道理好像大家还没有了解。社会上大概批评学校里的课程无用。有几种父兄竟要求学校说：“我的子弟只要叫他学些国文算学。体操手工没有什么用场，不必叫他学。”普通学校里的学生也有专欢喜国文的，也有专欢喜数学的，也有专欢喜史地的。遇着洒扫劳动的作业，大家就都不耐烦。这种都是将材料当做目的物看。当做学问看，不当它养成人的方便看的缘故。不但社会和学生不晓得这个道理，就是教育者，不晓得这个道理的也很多。现在大多的教育者，无非将体操当作体操教，将算术当作算术教，将手工当作手工教罢了。

课程自课程，人自人，这种无背景的教育，就是再办几

十年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教育上第一件是要以人为背景。

人是教育第一种的背景了。无论何物，不能离开空间与时间的两大关系，这个空间时间，在人就是境遇和时代了。不论英雄豪杰，都逃不了境遇和时代的支配。印度地处热带，山川动植物皆极伟大，自然界恍如扑倒人生，所以有佛教思想。中欧气候温和，山川柔媚，所以有自由思想。批评家看见绘画诗文，就是无名的，也能大略辨别它是哪代的制作。这都是人不能离开境遇和时代的证据。所以教育上，第二应当以境遇和时代为背景。

从前斯巴达以战争立国，奖励敏捷，教育上至提倡盗窃。这虽是已甚的例，足见时代和境遇所要求的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现在是何等时代，我们现在是何等境遇，这都是教育家所应当考求的问题。教育家虽然不能促进时代，改良境遇，断不可违背大势而误人子弟。已经这个时候了，还要去讲春秋的大义，冕旒的制度，教人读《李斯论》、《封建论》的文章，出《岳飞论》、《始皇论》的题目，学少林、天台派的拳棒，使学生变成不三不四的人物，学了几年，一切现在的制度，生活上应有的常识，仍旧茫然。这不是现在教育界的罪恶么？八股时代有一句讥诮读书人的话，说道“八股通世故不通”，现在的教育界能逃避这个讥诮么？

一国有一国的历史，自然不能样样模仿他人，但是一般的趋势，也应该张开眼来看看。一味的保守因袭，便有不合时宜、阻止进步的流弊。旧材料并非不可用，就是用这个材料的态度，很宜注意。一切历史上事实，无非人文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并无可宝贵的价值。若用了这些材料来说明现在的文化的来历，使人了解所以有新文化的道理和新

文化的价值，自然是应该的事。若食古不化，拘泥了这个过程，这就是于现在生活无关系的用法，这种教育就是无背景的教育了。时势既到了今，不能再回到古去。历史上虽然也有复活的事实，但所谓复活者，并不是与前次一式一样，毫无变易的。譬如以前衣服流行大的，后来流行小的，近来又渐渐地流行大的了。近来的大的与以前的大的，究竟式样不同，以前的大，却不失为现在的大的过程。但若是要想拿来混充新的，这是万不能够的事。现在教育家只求博古，不屑通今，所以教育界中完全是尊古卑今的状态。十几岁的学生一动著笔便是古者如何，今则如何，居然也有“江河日下，世风不古”的一种遗老的口吻。这虽是他们思想枯窘聊以塞责的口头禅，也可算是教育不合时势的流毒了。所以要主张以境遇时代为教育的背景。

上面两种背景以外，还有第三种背景，就是教育者的人格。现在的学校教育是学店的教育，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中间但有知识的授受，毫无人格上的接触；简直一句话，教育者是卖知识的人，受教育者是买知识的人罢了。机械的大家卖来卖去，试问这种知识有什么用处？真正的教育需完成受教育者的人格，知识不过人格一部分，不是人格的全体。现在学校教育何尝无管理训练，但是这个管理训练与教授绝对的无关系。教育者大概平日只负教授的责任，遇着管理训练的时候，便带起一副假面具；与平时绝对成两样的态度了。这种管理训练除了以记过除名为后盾以外，完全不能发生效力。而且愈发生效力，结果愈不好，因为于人格无关系的缘故。

人格恰如一种魔力，从人格发出来的行动，自然使人受着强大的感化。同是一句话，因说话者人格的不同，效力亦

往往不同。这就是有人格的背景与否的分别。空城计只好让诸葛亮摆的，换了别个便失败了；诸葛亮也只好摆一次的，摆第二次便不灵了。

“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教育者必须有相当的人格，被教育者方能心悦诚服。只靠规则是靠不住的。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凡是教育者必须贤人圣人。理想的人物本是不可多得的，我并不要求教育者皆有完美之人格。原来学校所行的教育，都不过是一种端绪，一切教科，无非是基本的事项，不是全体。所以教育者于人格方面，也只求能表示基本的端绪够了。这个人格的基本端绪，比了教科的基本端绪成就虽难，但是不能说这是无理的要求。

这三种是教育的背景，教育离开了这三种，就无意义。试问现在的教育用什么做背景？有没有背景？

原载《教育潮》第一卷第一期、第二期

(1919年4月、6月)



## 一九一九年的回顾

一九一九年，到今日为止，就要告终了！这一年的历史，在将来世界史上不知要占什么样的位置？这个问题就是历史家，恐怕一时也不容易下一个简单的猜测。世界史上最可纪念的事件大概要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这几件。这种事件可以纪念的理由并不在它事件的本身，是在它所发生出来的各方面的影响，因为事件本身是有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的，它的影响是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可以继续、变形随处发展的。一九一九年中所经过的事故，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生活各方面，都受着一种空前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无论哪一民族哪一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多少也都受着一点。这一年对将来的关系实在不小。有人说，“一九一九年的一年，可以抵从前的一个